

李長卿集

二十七卷 經詁 中庸

二十八卷 經詁 孟子 詩經



李長卿集卷之二十七

豫章李鼎著

孫三楚校

經詁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道者路也百氏各有當由之道若中庸所謂道卽下文五達道是矣中庸所謂教卽教以人倫是矣由道教而推原於性卽親義序別信之不學不慮與生俱生者也於穆不已者天之命也卽天之所

長雅集卷二十一 紀言
以爲天也。天有是命，斯人有是性。如孝思未形而聞人辱及父母，則勃然而怒。其勃然而怒者，是好的性。一天命之於穆而不已也。人少則慕父母者，性也有時而移於少艾。妻子事君者，非率其性也。率其性，則終身慕父母。而人子當由之路，不能外矣。率性則子道修，不率性則子道不修。吾修子道，卽以教天下之爲子矣。教雖不廢科條詔告，然皆躬行之餘事耳。性卽德也。觀下文性之德也，尊德性可見。

性非道無所寄。教非道無以立。是道也。與天命相爲流行，與所性相爲附麗。無須臾而離于人者也。人在道中，猶魚在水中。卽悖逆不道之子，有此身卽有身。所自出之父母，其不相離也明矣。若其可離，則名物不名道矣。戒慎恐懼以下，正君子之修道也。不離道於須臾也。
隱微卽不覩不聞也。獨也。莫見莫顯，此所以當戒慎恐懼而慎獨也。

喜怒哀樂性也。發而皆中節，率性也。通中庸之書。

無一情字。大本者達道之本也。匹夫稍能融偏倚乖戾之私，即天之風露不能侵地之水土不能沴家庭輯睦人已平施，雞犬無驚，田園蕃植，几杖履屐各得其當，此位育之小者也。若極而致其中和之本體，則有位而地平天成，民安物阜，無位而上律下襲，持載覆幬，何所施而不可哉。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中者時而已矣。反之則爲小人之中，執之則爲子

莫之中化而裁之，則爲君子之時。中通篇爲時措爲時出，爲上律天時皆一意也。

中庸其至矣乎章

此言中庸之道，非言中庸之德。民能之則爲德矣，道之不行也章。

知味，即左傳所謂和如羹焉，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毛詩所謂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周禮所謂膳夫掌六穀六牲六清，庖人掌六畜六獸及四時腥臊膾香之宜，割烹煎和之事，與夫

神農本草諸書不察則不知也

舜其大知也與章

善者可揚而未必可用以其有過有不及也于是執其兩端之說而量度以取中焉或過爲中或不及爲中或過與不及之間爲中一任其時之所在而我無容心焉用中於民卽用其天降下民之中揆之天理而順者也用其民所秉彝之中質之心而安者也蓋我與含生之類皆民也不必執已身而後爲民亦不必外已身而後爲民

人皆曰予知章

人皆曰予知乃流俗通弊墮此則凡超此則聖也能擇能守如舜之五十而慕孔子之不厭不倦暫行之人人可能常行之非至聖不能與此

回之爲人也章

天地之間人爲貴聖門傳受心法在乎爲人而已忘食忘憂孔之爲人也能擇能守回之爲人也善者一定不易之善卽虞庭之精一洙泗之一貫也勿者禁止之詞戒慎恐懼之意

天下國家可均章

中庸不可能非終不可能不易能也凡民鮮能不必言矣卽知其爲過而有以抑之則不及矣知其爲不及而有以引之則過矣唯聖者能之謂時中之聖人也

子路問強章

時當寬柔不報而卽化剛爲柔者君子之時中也不能自勝而專務勝人者乃強者之所居而君子必不居也

索隱行怪章

遵道者道在於是而遵之者亦在乎是所謂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也

禽之生也以有羽也獸之生也以有毛也人之生也以有衣也人與衣合謂之依蓋無晝夜無寒暑而不可離者也君子不以道視道而以衣視道所謂與生俱生者乎

君子之道費章

道繇率性而名者也天下之率性者惟君子則道

非虛位也。是君子之道也。無物不有而烏覩其所
以有。無時不然而莫測其所以然。其費而隱乎。
夫婦而有與知與能。雖非道之極致。然而不可謂
之非道也。聖人而有不知不能。雖曰道之極致。然
而不可謂之盡道也。天地之大不能使人無憾。雖
有憾不足爲天地病。而益見道之不盡於天地也。
信乎道能載天地。載聖人。而無有能載道者。道之
所以爲大乎。道能破愚。破不肖。而無有能破道者。
道之所以爲小乎。

自夫婦而小之。則至於鳶魚極矣。然而知飛知躍
者。孰爲啟之。能飛能躍者。孰爲翼之。又於鳶魚之
飛躍於天淵。而見上蟠下際之無極。則道之費也。
昭昭乎察于上下矣。

君子率性之功。何所造端乎。蓋五倫皆達道。而夫
婦則人道之始也。人所不及覩。而卽覩吾之獨覩。
人所不及聞。而卽聞吾之獨聞者。夫婦也。吾戒慎
恐懼而窒人信。其爲戒慎恐懼。何上下神祇之不
可對越。不可昭察也哉。吾不以聖人天道之有遺。

者求備於君子而以夫婦之與知與能者推之以盡其極故曰君子中庸及其至也凡三見一自知之至者而言一自能之至者而言率性以外者也一自道之至者而言率性以內者也

道不遠人章

夫道雖至費而不越乎人生知能之常夫子亦常言之矣以爲道體人心兩相附麗不遠於人者也自爲道者舍其切近索之玄遠是欲以爲道而卒

不可以爲道矣

夫執柯伐柯則本不遠而人猶以爲遠者謂其滯於形也况乎修道立教之君子本有治人之責者也然不過治其遠於人者而使之止於當人之身此非不遠人以爲治人之道者乎

然而猶求之人也夫道不遠人而忠以盡此心恕以推此心未必與道爲一然而違道則不遠矣故不願勿施忠恕之事也爲忠恕卽爲道之漸也此非不遠人以爲施受之道者乎

然猶求之人已之間也。由造端之外而槩舉之君子之道，蓋有四端。丘於刑家之道未之能也。即四者之道，何敢自爲能一乎？執此以責人，本非天下之絕德。反此而內照，愈覺躬行之甚難。既知其未能而敢不自修乎？庸德庸言，交相養即交相顧，豈惟丘也？日有孜孜於斯，即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亦胡嘗不用此道，以至於慥慥篤實哉？此又不遠人以爲自責自修之道也。

君子素其位章

此承上文而反其求人者以求諸已也。夫素而受采者，有形之素也。素而不受采者，無形之素也。太素也。君子之心，一太素至虛之體，故隨其所居而行，曾何願乎位之外焉。

以此素體而居富貴，則有爲委蛇爲博濟之行焉。以此素體而居貧賤，則有爲固窮爲求志之行焉。以此素體而居夷狄，則有爲居夷爲變夷之行焉。以此素體而居患難，則有爲處險爲出險之行焉。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鄉，無在而不可入。然我

長卿集卷二十七 經言
之故吾未嘗隨寓而有失且因寓而堅何不自得
之有

上者下所援也挾其援而逞臆以陵之何求不得
而君子則不陵也下者上所陵也乘其陵而曲意
以援之何求不得而君子則不援也在上在下自
有正道吾正吾已而一切求全之念不萌焉將仰
焉不愧於天何怨俯焉不忤於人何尤
境無夷險因人心以爲夷險居以素位之心何險
不易行以願外之心何易不險

孔子曰君子道成而上者也誰其似之以吾觀於
射者而見其有似乎君子焉蓋射者命中於技而
不命中於鵠失諸正鵠無不反求其內體而卒無
怨乎勝已者焉此其所以似君子也觀於孔子之
言則正已勿求之一念不獨在於子臣弟友之間
矣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道有極至功始造端棠棣之詩燕兄弟者也首言
妻子者何友于之誼薄則婦言以爲階妻子合斯

兄弟翁信乎刑家之爲要矣豈惟兄弟卽父母之心其於斯而順矣乎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也由此而事君交友又其易者耳

鬼神之爲德章

上言道之費而未言道之隱然則道之隱終不可言乎鬼神卽道之隱也卽性之德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言陰陽則盈天地間之屈伸聚散何者非道可不謂之費乎言不測則盈天地間之所屈伸聚散何者非德可不謂之盛

乎德卽性也情與功效則不名德矣

有形聲者物也無形聲者不物於物也惟不物于物故能於物中而爲物之體且舉天下之萬形萬聲不能遺之以爲體故曰德之盛也

洋洋者流動而無停機克滿而無欠闕也人神相感之際莫切於祭祀故舉一祭祀他可知也承祭而齊明盛服者人也所以使之者鬼神也又盡天下之人而使之者體物不遺之驗也致祭而若有見之者人也在上如在左右者鬼神也洋洋乎

無在而無不在者體物不遺之驗也。詩言不可度則洋洋如在者非虛擬矣。言不可射則齊明盛服者非虛設矣。不見不聞隱也。體物不遺則由隱之顯而不可掩矣。夫淪於微滯於顯皆物也。由微之顯此正一誠以貫徹之而不涉一毫之虛僞也。然則體鬼神之德以爲德者亦先立乎其誠而已矣。言道之費而深入於隱言德之微而推極於顯總範圍於一誠之中此中庸之善言道德也。

舜其大孝也章

人之所以通神明者惟孝而已。稽古虞舜其獨以孝著而以大孝著者歟。言其顯親則天縱之聖人焉。言其尊親則天授之天子焉。四海之富宗廟之享子孫之保皆天子之所得爲而孝斯大矣。然福其應也。德其本也。大德在舜而祿位名壽皆其所必得者矣。

夫天之生物至無心也。而洪纖高下各以其材取足於天之化育。曷常不因物而篤厚之哉。故均一

風日也均一雨露也栽者得之以培傾者得之以覆則受者之有材有不材而非施者之有篤有不篤也然則舜之獲福非必之天也必之德耳

觀成王有嘉樂之令德而天命用申豈有舜之大德受命而不可必者乎章內四德字六必字相應無憂者其章

然德為聖人不獨一虞舜也周家列聖相承而世德之濟美蓋有不可勝紀者焉子曰君子身當述作之寄誰能不憂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

父則難乎其為子而文則止於孝焉以武王為子則難乎其為父而文則止於慈焉王季作矣先王季而父作者有太王武王述矣後武王而子述者有周公復何憂哉

以子述而兼創業者武王也續文王之緒而亦以續太王王季之緒戎衣一着不煩再舉而天下遂以大定顯名未嘗失焉且向也侯封今也天子凡為富為享為保舜得以致之於親者武皆得以致之於列聖矣

以子述兼制作者周公也。成文武之德而亦成太
王王季之德。禮行於追王上祀而累世之子情伸
矣。禮行于塋祭喪服而天下之子情伸矣。此文武
周公所以爲時中之聖也。

武王周公其達孝已乎章

承上文制禮而言。酌時宜周民隱通神明達孝之
謂也。

宗器鄭玄以爲祭器是也。若赤刀大訓之屬則康
王受顧命時陳於兩序非祭器也。時食有順時及

時一義

毛作耄。曲禮八十九十曰耄老人之通稱也。序齒
者如齒之生有次第也。

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達則至不達則不
至。

五土爲社。禮記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周禮二十
五家爲社以仲春仲秋之月舉之。若天子祭地則
夏至有事於方澤非社也。后土者奉帝命而分守
者也。事后土卽所以事上帝。祖考者繼先祖而啟

後者也事祖考卽所以事乎其先

哀公問政章

人者政之輔也故爲政在人君身者臣所則也故取人以身人倫日用之道與身相附麗故修身以道惻怛慈愛之仁與道相淪浹故修道以仁

修道之必以仁者何也蓋仁者切於當人之身而身所從出者惟親故親親爲大有仁則有義義者合乎人道之宜而道所由明者惟賢故尊賢爲大有仁義則有禮禮安從生乎親者吾親之凡爲親

之屬者以漸而殺賢者吾尊之凡爲賢之類者其等不齊故制禮者因其殺而定爲親疎隆殺之節因其等而裁爲師友等級之宜是禮之生也生於心之惡可已而非彊世者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謂其爲萬化之原也不可以不事親謂其爲百行之首也不可以不知人謂立愛惟親人道之當然者也不可以不知天謂人有恒性天道之所以然者也

天下之達道五謂修身以道始於事親而不止於

長卿集卷三十一 終言
父子也。所以行之者三。謂修道以仁。兼統衆善而
不止於仁也。會五爲三。會三爲一。愈斂而愈約也。
有以誠訓一者。將不曰惟精惟一。而曰惟精惟誠。
可乎。不曰一以貫之。而曰誠以貫之。可乎。

章內四一也。相應論道德九經之目。有五有三有
九。一則非五。非三。非九矣。論知行之等。有上有中
有下。一則無上無中無下矣。蓋生知安行。不能有
加于一之外。困知勉行。亦非有歉于一之中。
夫以困知勉行。而仰視生知安行之人。相去亦甚

遠矣。然有可近之理焉。好學力行。知耻乃困勉之
節目也。近者一之漸也。困勉且行。而學知利行者
可知矣。

知斯三者。知而弗去也。

柔遠人者。遠人去國違鄉。惟柔則相入也。懷如懷
山。襄陵之懷包也。懷諸侯者。包容之于度內也。

百工皆有資于國用。註言農末相資。止就貿易言。
觀下文日省月試。全不在貿易也。四方歸不特行
旅。願出其塗。卽居者耕者。皆願爲之民也。

勸親親以下六勸字一意言有心以勸之則勸亦
僞也惟盡吾親之敬之之經而自收不怨不眩之
效是無心之勸乃所以勸之也

宣之於口謂之言起居泛應謂之事允蹈寔踐謂
之行道則人倫日用之當然所以出言處事制行
之本也

在下位者文武之臣也在上則爲政先於得人在
下則治民先於獲上在上則親親尊賢在下則順
親信友誠身者盡人以合天也明善者知人而知

天也

觀誠者爲天道此天之不可以不知也誠之者爲
人道此人之不可以不知也

道德九經之散殊孰非人之所當學然而不可不
專也如所學者在此一端則併其力於此一端卽
其餘之當學者姑弗學之可也己百已千必至於
能而後已耳

雖愚必明及其知之則一矣雖柔必強及其成功
則一矣

自誠明章

當誠身之時而善無不明者率此天命之性也天道也由明善之後而身可漸誠者遵此修道之教也人道也即此而性道教之旨彰彰矣

惟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章

盡性即率性也不虧此性之元善故曰率克滿此性之分量故曰盡人物化育天地者所性之故物也盡人物贊化育參天地一誠之全功也

至誠之道章

至誠前知者自誠明也禎祥妖孽著龜四體皆世之窺測象數以為前知者也而預知于象數未形之先則非至誠不能焉蓋至誠之心渾然至善者也以為福之將至不自至也必一念之善回于積衰之後故不與福期而福自倚焉禍之將至不自至也必一念之不善萌于方盛之時故不與禍期而禍自伏焉此必先知之也故造化之權鬼神握之而不能舍福善禍淫之理以昭其顯赫造化之秘至誠通之而不能外福先禍始之理以合其吉

凶神一至誠也至誠一神也如之者一體之謂也
非比擬之謂也

誠者自成也章

此申言誠之者人之道也蓋天下有誠者焉有誠
之者焉誠者固成其爲性之之聖人矣誠之者去
僞存真亦成其性之所同具也有天道焉有人道
焉天道者固從容以中乎共由之路矣人道者擇
善固執亦遵其當由之路也

誠立於太極之先故靜翕之後動闢者繼之天地
之所以成象而成形也誠立於化生之表故收藏
之後發散者繼之人物之所以成大而成小也設
無是誠則天地何以自位萬物何以自育乎故君
子觀體物之原鑒無誠之弊而誠之之功斯爲貴
焉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者見週而復始之意

然所貴於誠之者豈徒謂其成已而已哉於成已
之中而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卽此而在矣故以
此而分言之則成已者仁之渾然而全具也成物
者知之洞然而昭晰也何者非性之德何者非天

命之性隨在而異名者乎以此而統言之則成已非內合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成物非外合中和位育為一原者也何者非道何者非率性之道時措而合宜者乎君子觀于性之德則誠之者即誠者而自成之功不容已矣觀于合內外之道則人道即天道而自道之功不容已矣

徵則悠遠節

悠遠博厚高明原無漸次言未有悠遠而不博厚未有博厚而不高明者也

如此者節

文章煥然是其章也黎民於變是其變也萬民曲成是其成也

今夫天節

天積氣也日月星辰積氣之有光耀者也以氣合氣有似於繫而實無所繫也寶藏者有金則有鑛有玉則有璞金玉為寶鑛璞為藏買遷有無為貨備物致用為財

詩云維天之命節

包大地山水者天而於穆不已則天之所以爲天也爲章爲變爲成者文而文德之純則文之所以爲文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文德之純也言文雖性生時切昭事之敬天道而不廢人道也言天則地可知矣言文則列聖可知矣。

大哉聖人之道章

道原於天率於性聖人者順性命之理以立人道之極者也洋洋者道之大而化也優優者道之大而無不貫也發育峻極者聖人位育之功化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已行乎其間矣聖人緣情以制禮而三千三百皆人情所安莫非道也。

聖人生而道行聖人往而道虛懸以待君子。

至德者會天下之達德而爲德也至道者會天下之達道以爲道也凝聚也如聚水而凝之以爲冰也凝至道者會萬爲一以爲可行之具也。

德性者至德之涵於性中也尊德性者莫尊於天而德性與之並尊也道由也學問卽所謂博學審問也由學問之功以復其常尊之體卽所謂下學。

而上達也。德性本自廣大而廣大中未嘗不精微。德性本自高明而高明中未嘗不中庸。德性本人心之故物而故吾中未嘗無新得。君子由問學以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而德性尊矣。凡若此者謂天之生物本自篤厚地之成物本自博厚。吾敦吾厚而無敢爲忠信之薄焉。則無體之禮立而聖人所制三千三百皆以一心而崇效之矣。道有不凝者哉。

君子之行道不獨德性之尊也。又在乎時位之兼值焉。故位在乎上則不驕。不然則安乎不倍之分而已矣。時當有道則言足以興。不然緘嘿取容而已矣。故誦明哲保身之詩而益見君子之時中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愚而好自用章

德性不能尊則無德而愚矣。而好自用焉。分在不倍則無位而賤矣。而好自專焉。言不足興。默不足容。則生今之世而反古焉。凡此皆昧於明哲保身之道而自貽其災者也。

非天子者無德無位無時者也禮卽上文所崇三千三百之禮制度考文與下文禮樂則議禮之節目也度所以度長短也有定名分示法守二意書著也著於行帛曰書文則所書之錯畫也以象形諧聲爲六書之綱

今天下者文武操德位時所統馭之天下也車同軌遵其所制之度也書同文遵其所考之文也行同倫遵其所議之禮也

王天下有三重章

寡過者寡其自用自專反古之過也

本諸身卽上文之有德而善也徵諸庶民卽有位有時而尊且有徵也三王且不謬天地且不悖鬼神且無疑後聖且不惑而况當時之民有不信從者乎

鬼神無疑則天地之不悖可知矣以其知天道之所以然而善也後聖不惑則三王之不謬可知矣以其知人道之當然而善也

動之容貌而世爲天下動容之道焉措之躬行而

世爲天下制行之法焉出之語言而世爲天下立言之則焉天下後世之人有遠者則興中國聖人之思而有望矣天下後世之人有近者則遂親炙聖人之願而不厭矣此民信民從之極也動言行與下文見言行一意

詩言無惡無射其有望不厭之驗乎詩言以永終譽其世道世法世則之驗乎設非如此之三重則蚤有所譽且不可得而况天下後世乎

仲尼祖述堯舜章

祖述者尊以爲祖而紹述之也憲章者奉以爲憲而表章之也律者候六氣之管也襲者加于衣上之法服也蓋道之大者大以聖人也仲尼則猶有大焉序書斷自二典而一中衍精一之傳定禮備于周官而法守遵謨烈之盛天以一而神者時也而行藏一因乎用舍地以兩而化者水土也而動靜一則乎剛柔此仲尼之修道以盡已也

覆蓋於上也幬周于八表也載奠於下也持衛於四維也明五常端百行天下萬世莫不履聖道之

博厚而共由焉尊六經出自氏天下萬世莫不仰
聖道之高明而共戴焉流行于天地之間而不息
如四時之錯行也昭明于天地之內而不磨如日
月之代明也天下萬世孰不賴聖道之悠久而曲
成焉此仲尼之立教以及人也

夫天覆地載之中皆物之並育者也其間彊衆之
凌弱寡智巧之欺愚昧蓋無時不相害矣然卒無
害其成大成小之常焉四時日月之運皆道之並
行者也其間陰陽之愆伏往來之薄蝕蓋有時而

有悖矣然率無悖其成功方來之序焉此天地之
大也而非其所以大也蓋卽物卽道以觀天地則
爲小德其一元之散爲萬派而流行不息者乎卽
物之原道之紀以觀天地則爲大德其萬派之會
爲一元而化生不窮者乎語天道而推本於德語
小德而推本于大德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
也乃天地之所以爲大乎知天地則知仲尼之所
以爲大一率其天命之性而已矣

唯天下至聖章

聰明睿知誠而明也寬裕溫柔以下所性之四德
隨在而異名也

溥博淵泉兼上五者之德而言大德敦化也時出
兼上有臨容執敬別而言小德之川流也

世道世法世則以君道而兼師道也民敬民信民
悅以師道而兼君道也

蒞中國而撫四夷者帝王也聲名洋溢而施及者
仲尼也凡人有血氣則有心志莫不尊之而惟恐
自外其名教親之而咸願同歸於樂育故曰配天

卽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也 上章言仲尼之道而
推本於德此言仲尼之德而究極于道

惟天下至誠惟能經綸天下節

鄭玄曰至聖至誠謂孔子也

父子各盡其道謂之經父子交盡其道謂之綸他
倣此贊化育者天地爲主而帝王居中以贊助之
也知化育者仲尼爲主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者也夫焉有所倚言其經綸立本知化不倚
于時位也

仁有息而仲尼修道之仁則無息故曰肫肫淵有涯而仲尼率性之淵則無涯故曰淵淵天有象而仲尼立教之天則無象故曰浩浩夫仲尼之足以有臨者以其聰明睿知也足以容執敬別者以其具天德也由教入道者亦固其聰明聖知由下學以達其天德斯可矣苟爲不然則聖益聖愚益愚其孰能知之哉此言外有子思子力任道統之意

詩曰衣錦尚章

此言由教入道之極功是誠之者人之道也前此誠之者從古盡人合天之聖人也此言誠之者勉後學以盡人合天之事也君子之道卽上文達道至道費隱之道也入德之德卽上文達德至德鬼神之神也知遠知微皆內之日章也入德必由知道此所謂自明誠也若言爲已知幾則先誠而後明矣

道全一
 學以盡人合天之事也
 婦之於夫古盡人合天之聖人也
 此言由學入道之辨以長道之者入之
 道也

李長卿集卷之二十八

豫章李鼎著

孫三晉校

經詰 孟子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章

凡著作家皆以問者為主答者為客孟子獨以答者為主問者為客往往問答未竟即更端寓意以示闢掖如此章者甚衆信引君當道之善法也人所共由謂之道道之小徑謂之術術者所以濟乎

道之窮也。君子由之則為仁術，小人由之則為邪術。

齊人伐燕取之章

湯之仁政先行於亳，然後率亳之眾以征葛，故不能也。惟葛民信之，而天下之民亦信之，舉此以見齊之不能也。

齊人將築薛章

文公之甚恐，非恐其唇亡而齒寒也。滕未亡而不能救薛，即薛不亡而不能救滕，亦明矣。蓋齊人利

於薛，豈其不利於滕？恐於薛，豈其不忍於滕？此其所以恐也。大王之地有邠，有岐，相去不下百里，况狄人之所欲者在邠，而不在岐，故大王猶可遷國圖存。至於從之者如歸市，則德之入人者深矣。夫滕截長補短，將五十里，即欲如大王之遷，何適而可乎？故孟子始以效死勿去告之，及其甚恐而申言遷國之不可，亦惟有強為善而已矣。強為善者，即效死勿去本旨也。下倣此。

其為氣也節

天地從一氣而開。一氣而閉。天之所以不墜。地之所以不崩。皆一氣以爲克塞。本浩然至大至剛者也。人生父天而母地。呼吸喘息皆與天地相通。何分彼此。顧天之爲氣專而直。地之爲氣直而方。人反枉其直而不善養焉。則大者小。剛者柔。天地之間。天地自塞之。而無與於我矣。是以君子貴持志以養氣也。道家之養氣。謂凝神入氣穴。而心息相依也。吾儒之養氣。謂持志無暴其氣。而理氣兼重也。道義所在。則直在我。而萬人必往。何待。

氣之配配之云者。理陽氣陰。若夫婦之相配。而後能宜家人成生育也。世有理直而不能往者。氣不足也。氣不足者。集義之功疎也。如齊桓伐楚。豈非義舉。而不敢指其僭王之失者。已不請命於天子。則餒在舉義之先矣。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人與人同類也。皆有不忍人之心。方謂之人。所謂性善也。先王保四海之治。運之掌上。不過充其皆有之心。而施之於政耳。人不皆先王而謂之皆有。

是心者亦馳之於乍見耳由乍見之皆有則無四者之非人可知矣有此心則有此端端即可充之端緒也曰猶其有四體曰凡有皆申言皆有之本旨也自言其皆有而不敢委於不能又信君之皆有而不敢以爲不能此孟子之自待而惓惓於當世之君也自賊賊君則陷於非人而爲禽獸矣夫凡有四端則智在其中矣曾有智而不知擴克之者乎知擴克則若火之始然而有炎上之勢泉之始達而有赴海之機矣又乘此始然始達者而克其必有之分量則四海雖大皆在容保之中而先王運掌之治可復見矣不克則近而父母且不能事夫不忍於孺子而忍於父母豈其性則然哉可以惕然思矣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取諸人而不能與諸人者物也於取之中而卽寓乎與之之道者善也聞過則喜子路之取善也所聞者有限而所與者亦有限也聞善則拜禹之取善也所拜者未廣而所與者亦未廣若夫舜則有

大焉以善者人已大同之善亦與斯人大同之而已不欲以獨善私諸已則舍已矣惟舍已而後能從人惟舍已而後能樂取諸人以爲善所取者盡天下之人則所與者亦盡天下之人此舜之所以爲大也故君子以天下莫大乎善則亦莫大乎與人爲善於子路之所喜聞禹之所拜者而益弘其虛受之量斯可矣

古之君子仕乎章

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

以共齊盛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籍之爲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茅終之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旣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禘而受之用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卒用此與

離婁之明章

律歷志曰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官制十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此黃鍾之官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止言六律者陽統陰也

趙惠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

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鍾者踵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踵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大太也簇湊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大簇而生也位於寅正月姑故也洗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蕤賓者言陰氣幼小故蕤萎陽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月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位於戌九月呂助也謂陽

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位於丑十二月夾者孚甲
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助位於
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
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茂也盛也長夏物當
茂盛於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
於未六月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妊之象秋將
半物皆含秀結實成熟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
於酉八月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
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

位於亥十月。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不能修身則自侮矣不能修身以齊家則自毀矣
不能修身齊家以治國則自伐矣一篇五自字皆
指身而言也

中也養不中章

養有勿忘勿助之意以爲無益而不教者棄也攻
治太深而擊蒙者亦棄也高下至於一寸亦已微
矣而曰不能以寸則亦不中不才者流耳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章潢曰觀舜納百揆賓四門齊七政輯五瑞明庶物也底豫克諧刑厥二女慎徽五典察人倫也鼎按幾希者惟微惟危之介也明物察倫者惟精之真也由仁義行者惟一之宰也皆成性存存之意

王者之迹熄章

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天子據風謠之美惡稽政治之得失以行其賞罰

自巡守絕迹太師不復陳詩天子亦不稽善惡以行賞罰故孔子作春秋明是非以表章王者賞罰之公也

可以取章

王弘誨曰此即再思可矣之義也初見疑若可與再思的見可以無與而必以與之則傷惠矣

天之高也節

金履祥曰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

後所差之率則日至可坐致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謂推已後之日至也

率音律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章

焦竑曰戰國策章子毋得罪其父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齊威王令更葬之章子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毋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毋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噫章子之爲言亦可哀矣而孟子謂之子父責善

而不相遇也者豈嘗傷父母之反目而號泣以諫之歟抑欲其母之不終棄也而以禮葬期之父歟夫以章子念母之心上有威王之命而竟不敢起之馬棧之下彼誠知父之重也世俗不察乃被之不孝之名學者當從俗論耶抑從孟子耶

敢問或曰放者章

不及貢以政爲句言不待諸侯貢獻之期述職之政而以家人之禮時接見於有庠之君也

人有言至於禹章

長雅集卷二十八
終言
爲以造作言故屬之主宰之天致以感召言故屬之稟受之命蓋舜禹益皆能施澤而在位或久或不久舜禹益皆可致禪受之命而或禪或不禪舜禹益皆可致繼世之命而或繼或不繼是其可至者人而其不可至者命也

或曰百里奚章

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

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爲甚豈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二月晉滅虢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

平公之友亥唐激于舟人盍胥也盍胥曰君不好士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可謂不好

長明集卷之八
終言
士乎。蓋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在六翮。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之飛不加高，損之飛不爲下。君之食客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乎？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乎？於是造亥唐。

高子曰：小弁章。

金履祥曰：七子之母，固爲失節。然禮律有繼父之服，又所關止於一家。故曰：過小若小弁，則天子廢嫡立庶，國統所繫，不惟太子之生死不可保，而國家之存亡不可知。故曰：過大。

磯，卽楚蜀而下江壩之磯也。水遇磯而叫號，是水不可磯也。喻子不能容母意。

盡其心者章

天命之謂性，而性統於心。總之立命之學，立之以心而已。蓋天命不二人，人心亦不二世。有不能知天，而能事天；不能事天，而能立命者乎？孟子屢言性善，而人不知而信之者，以其未嘗盡心也。如盡心於孝弟，則知事親從兄之性本善，而於穆不已之天可知矣。心有出入，故曰存性無增減。故曰養然。

惟能存其心故性得其養非判存養爲二事也
知天事天之功在我而或天或壽之天不在我于
其在我者修之而勿二以二千其不在我者俟之
而存順沒寧此豈止於知天事天而已哉蓋達觀
於幽明之故獨握乎陰陽之宰須臾卽萬古萬古
卽須臾我命在我不在天矣

形色天性章

耳目肢體形也視聽舞蹈色也有是物必有是則
故曰天性也但衆人性爲形役聖人性以宰形故

目視耳聽猶之人也而獨踐乎天聰天明之形手
舞足蹈猶之人也而獨踐乎容重容恭之形奈之
何人有踐形之具人有入聖之基而甘自外也哉

禹之聲章

牛應元曰追琢其章之追音堆蓋追琢之義字書
以爲治玉也周禮有追師掌追衡筭謂追由治也
夏后氏之冠母追音牟堆謂追猶推也以其形言
之自加手爲推而追搥同義楊子所謂追提仁義
是也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爲鍾紐者豐氏特據考

工記有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蠡蟲遂附會以爲鍾紐。卽周禮之旋蟲。何其鑿也。細詳其義。當作搥擊之追。又按蠡有四義。一音黎卽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音驟卽海中之螺。一音裸卽疥病。左傳爲其不疾。疾蠡是也。一音禮。說文蠡齧木中是也。此追蠡之蠡也。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其搥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此蓋未察世有遠近而樂亦因之。何優劣之有。

口之於味章

王弘誨曰。父如堯舜而有朱均子。如舜禹而有瞽瞍。伯鯨申生。孝已閔損。王祥非父子所遇之命乎。以堯爲君而有象。以文王爲臣而有紂。湯之南巢。武之牧野。尹之桐宮。非君臣所遇之命乎。齊魯之會以兵劍。楚漢之會以劍舞。孔之於貨。孟之於驩。非賓主所遇之命乎。堯失之伯鯨。周失之管蔡。晏不知仲尼。孔明不知馬謖。非知人所遇之命乎。唐虞禪夏。后殷周繼。與夫性反之殊。偏全之間。非聖

人奉若天道所遇之命乎。然命之不一者變性之至一者常也。君子道其常而已。故父慈子孝。君令臣共。禮敬智別。聖人法天所性存焉。命烏得而限之。故曰不謂命也。

詩經

關雎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子貢傳曰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申培曰內職謂克嬪御之職而共

祭祀賓客之事。鼎按小序詩傳關雎爲后妃之作。明矣。朱氏以爲宮中之人於妣氏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則寤寐輾轉當爲文王之思后妃矣。按文王十五生伯邑考。則十四婚禮已成。十三而懷婚姻。可謂性情之正乎。若曰王季之宮人與文王之宮人所作。則又兩無當矣。惟妣氏之於賢女未得而思。旣得而樂。兩者相爲循環。此所以一無忌妬而化天下之婦道也。

卷耳

子貢傳曰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難也勞之以卷耳詩序義同鼎按朱氏以爲后妃思文王之詩不知何據况婦人無外事寧有陟高岡酌兕觥而可以爲聖母乎思賢人而置之周行故下章遣使既歸而勞之也馬曰我馬僕曰我僕君臣一體之義也

螽斯

言后妃之子孫多而且賢也

說說其羽初生之貌

振振言不獨衆多而又仁厚也揖揖其羽飛倦而

止也百虫蟄則安靜蟄而又蟄安靜之至也

桃夭

灼灼其華興之子之盛年也有蕢其實興之子之宜子也其葉蓁蓁興之子之子息繁盛也

汝墳

子貢傳曰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鼎按詩序作婦人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朱氏從之然伐薪非婦人之事且與末章詞意不屬當以傳義爲正

殷其雷

子貢傳曰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雷鼎按詩序以爲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朱氏從之然詳玩詩詞則詩傳鄭氏之義爲正

標有梅

子貢傳曰召南之人安於治男女及時擇配賦標有梅鼎按朱氏義同但以爲女子自賦則淺矣求我卽周易童蒙求我之意謂庶士之中果有求我

貞女爲婦則及其善者而許之耳今謂今年不待明年仲春以禮會之也謂之者婿家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貞女亦可以行矣

野有死麋

序曰野有死麋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鼎按子貢傳以爲野人求昏而不能具禮女氏拒之賦野有死麋朱氏從之蓋謂二南化行必無非禮之女不知紂之餘風未泯則男速訟女懷春亦其所也

當以詩序爲正麋將死必擇白茅以包之不欲見體也矧女之在室有懷仲春之會而悅男乃曰非我也由吉士誘我耳可乎哉林有樸檉皆可死之地而鹿必死於野者以野有白茅之純色可以束耳况女在閨中猶玉在櫝可以不自重哉

騶虞

子貢傳曰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騶虞鼎曰騶前導也公將蒐田而虞人前導故曰騶虞嚴粲詩緝辨騶虞非獸名蓋得傳虞人之旨

柏舟

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鼎曰序旨甚正毛鄭宗之朱氏疑爲莊姜所作然孟子以憂心悄悄屬之孔子孔子曰吾於柏舟見仁人之用心矣則非婦人之詩矣况莊姜之事後篇四見何必更以柏舟強附之耶

耿耿

張目不寐之貌茹內而不吐也鑿以別妍媸我心雖非鑿然妍媸亦自了然焉能茹焉而不吐乎此所以往愬也

終風

子貢傳曰莊姜見怒於公賦終風朱氏義同按詩序毛鄭皆以終風比州吁然比莊公者為當

雄雉

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鼎曰詳玩詩序詩詞蓋大夫久役而思歸之詞朱氏以為婦人思夫者於自貽伊阻不知德行之旨未安辛章申言自貽伊阻之意言衆大夫之久役於此皆

戀戀爵位於昏亂之朝而不知德行也若知德行則外不肆害於敵內不求寵於君安所往而不善哉

匏有苦葉

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朱曰此刺淫亂之詩朱謀埠曰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縱欲瀆倫甚矣故國人亟舉悖理亂倫者反覆以刺之其說良是

泉水

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朱氏義同諸姬謂媵嫁之姪娣不敢言告君子但與諸姬謀於私室耳諸姑伯姊各有夫家不能相見但次第問之耳

靜女

序曰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子貢傳曰時不尚德君子陳古以風之賦靜女朱氏作刺淫者非

蝮蝮

序曰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朱謀埠曰文公懲衛之難由乎縱欲亡禮故為是詩使瞽史朝夕諷誦于宮闈之內以示教戒焉其義甚正

陽之存者示董之已而昔以真福之

以示嫌其無其毒甚且

於于甄姓為長昔與替史陳文屬解于宮闈之內
孤國人不齒也宋精舉曰文公懲備之職由平繼
京曰雖難止奔也肅文公謂以尊外其男至奔之

書李長卿集後

李長卿先生著作任定多然其

稿之存者亦董之已初嘗以其稿之

所董存者梓之曰囊餘集既又

梓之曰日損齋集後先生雜輜

重玄為尋仙遊寢久蝕剥益多
遺失索之副墨弗得矣性歲戊申
秋之季先生倦游還山余從南粵
歸過章江舟次滕王閣下瀕叢先
生適至登岸晤語謹甚何緣際此

奇遇信宿江干且訂西山之約
斲以性命之旨相印證耳
明年中夏余

將有事於燕重忘久要過訪先
生信宿山中再訂後約先生云
世外事一切不關於心課孫之暇
撥拾吾

文前刪去新簡附以近作編次成帙思
得李太史本寧先生序之然後託諸
梓子之行也如此其亟乎不然為我
更閱一過余謝不敏蓋有待也不意
遂成長別矣今先生令子嗣宗勿

替先生之言去謁李太史於金陵
乞序先生遺稿付之剞劂稿如干

卷皆先生手自裁之題曰李長卿
集又先生山居則以今學士家所治
經藝講說紉紘靡所折衷四書五

經並歆有所論述權輿於大學中庸
間及論語孟子詩經天不憖遺訖無
成勳先生景入業榆無片畧曠廢
願將乘波白雲指與二三友人講業
城中其尔習於不厭不倦者耶余於

先生橋梓在紀群之間乃嗣宗軼議

于余先君論述經義苦心撰究集之

外別為一書。則未成不肖孤敢以其
言湮滅而無所哉余謂嗣宗片玉碎金
莫非寶也錄而附之彙集中可乎嗣宗

唯之得余言而釋然也余為命其篇
曰經詁復教贊一言於後亦以見先生嘉
惠後學之意諄切若是云爾



萬曆壬子冬日新都孫汝澄拜手撰
武林門人錢權書

